

# 爱的回音壁

林清秀

山脚下，一条清溪汩汩地穿越村庄。山是高盖山，清溪是诗溪，村庄叫大庭，唐代著名诗人欧阳詹故里、一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许久前就念叨要到大庭走走，真的身临其境，禁不住莞尔——这个让我牵肠挂肚多时的村庄，竟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大庭是闽南著名侨乡，早在清朝就有族人漂洋过海经商谋生，出了不少知名侨领，比如菲华一代巨商和侨领戴金华，比如积极投身抗日战役的侨领戴愧生。“千年古村”该是怎样的容量，它必定经历过狂风、暴雨、地震、战乱、别离、粗粝……我原以为历史积淀深厚的大庭村，应该是扬幡擂鼓、大张其词的，不想她的眉扬目展中，蓄了强大的安静气场。在这强大的安静气场中，风尘仆仆、慕名前来的人，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气定神闲起来。

一座座身躯偌大的闽南古厝，庄严地矗立在村庄几处，它们是旧时光的最后一据点，也是大庭作为侨乡的文化符号。褪色后只剩灰黑底的古建筑，弯弯翘起的檐角已经覆盖青苔苍苍，远远看去，没有多余的色彩。灰黑瓦、白墙面、青灰砖柱，一清二楚的，仿佛一幅天然去雕饰的水墨画，让人的呼吸跟着轻了淡了，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莽撞惊扰了它。我一直喜爱这样的闽南古厝，住在古厝的人定有一颗恬淡致远之心，才能与光明心无罅隙地长相厮守。我热爱怀旧之人，怀旧是不忘根本。

大庭自古民风淳朴，不忘根本。从宋明时期的戴梦申、戴廷诏，到晚清时期的戴凤仪，无不勤俭拓业、乐善好施，用良好的家风训泽被戴氏，翠拂今人。穿行在大庭村道，随处可见侨亲捐建的楼宇，捐修的公路，这是一座富足、安乐、有爱的村庄。随行的戴景星先生眉飞色舞地告诉我，来大庭，一定要到引姑文苑看看，如果千年大庭的古厝是一首首内容丰满、篇幅宏大的叙事诗，那么诗溪边



位于大庭村的引姑文苑。(资料图)

的引姑文苑就是一阙阙典雅含蓄、扣人心弦的婉约词。戴先生年幼时受家姑接济扶养，年轻时打过枪、打过战，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父母官。他熟悉大庭的一草一木，感念村里的乡里乡亲，引姑文苑是他退休后全始全终筹建，把他一生对故土的爱和乡愁都倾注于美宫桥畔的建设。

引姑文苑玉立在美宫桥畔，是大庭远嫁异地的99个女儿出资建成。从雕刻“月是故乡明”的碑石走过，我忍不住细数那些宜室宜家、高飞知返的引姑，教子有方、泽备后昆的懿德姑，乐善好施、支援抗日的秀容姑，眷念桑梓、捐资兴学的素珠姑，相夫教子、支持丈夫黄仲咸投身慈善的子媛姑……那些侨乡巾帼，她们或精深于学问，或

腾跃于商场，或领骚于政坛，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大庭引姑。闽南不少地区难免被“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紧紧束缚，大庭却率先为勤劳善良的女姑立碑赋诗，她们与男子平等地屹立在日渐丰饶的沃土上，昭绵绵坤德，励孜孜后进，慰敦敦乡情，不能不叫推崇备至！

在南安工作生活十几年，常打动我的，除了南安人爱拼敢赢、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还有一个仁厚善良、勤勉进取的闽南女人。数百年来，许多大庭男儿漂洋过海，成为异国他乡开荒创世纪的一群人，默默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个个亲邻、扶老、携幼的引姑。她们德隐不彰、气幽不显，无声续写着千年古村先贤的训导。

仿佛刻意为之，与引姑文苑遥相向的，是为纪念大庭著名儒医戴天惜的天惜长亭、抗日救国名士戴愧生的愧生亭。戴氏一族是欧阳詹诗山文化的重传承者，也是继承中华文化“南迁”精神的传播者。一块自河南运来的玉石“晚霞红”镌刻着气势恢宏的《大庭赋》，借诗溪潺潺的水流，吟唱着戴氏一族千年前迁徙、繁衍和安居的歌谣。

在中国民间，宗祠就是一部家族史。在大庭，除了威严肃穆的家庙，美宫桥两边的亭台文苑，已然是戴氏家风家训的别样彰显形式。它们像一盏明亮的灯，守护大庭人对美好生活的淳朴愿景；也像一面温润的回音壁，指引一代代大庭人传承、延续，走向光明。我想，把它们比作一面爱的回音壁，最恰当不过。

## 不会之品

郭华锐

饮茶之道，有会与不会。

会者，精通其中的门路。工艺、年份还有品种，望闻之间，信手拈来。从茶叶的辨别，到烹煮技巧，无不了然于心。最后，茶香入口，自是不俗。

会的初衷，自然是求好心切。把茶当成一门学问，摸索其间的门道，为的无非是去劣存优，能品到一杯好茶。而在过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天分，还有时间和经验的磨炼。

但一门心思致力于“会喝茶”的人，最后往往你会发现，自己在喝茶这条路上，越走越窄，“会”字之中，有太多框架与标准。最终，符合的总会越来越少。于是，人口的茶味，也就日益单一。

反倒是“不会喝茶”的人，有时更能感受到茶水之中缤纷各异的美妙。“不会”之中，没有标准，也没有束缚。对于不如意之处，不去介意。每一次与茶的邂逅，都能在不同的形与味之间，寻找到美妙之处。

人处于世，也得面临会与不会的选择。

会做人的，于为人处世之道，自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最终，能被纳入生活轨道的，自然都是大同小异的。正如一杯茶，喝着喝着，味道却日益单调。最终，前路越走越窄，很难再品出什么新滋味了。

“会”字之间，有着摸索与门路。但同时，也难免带着主观与偏颇。有时，要撇开主观，需要的反倒是“不会”。因为“不会”，内心得以放空，腾出空间接纳新事物。

“不会”做人的，有时源于无知。但也有这样的时候，尽管观尽世态，但心间仍秉持着“不会”的初衷，以赤子之心处世，对身边的人与事充满了好奇心与新鲜感。这样的“不会”，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处世姿态。

饮茶如人生。有时，不会是一种比会更可贵的品质。

## 读懂已是不惑年 ——缅怀老三舅

吴少妮

近日整理书房，无意间翻出了老三舅赠我的一幅画和一本书。一时，百感交集，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

2006年5月，我刚到市区工作不久。一天，老三舅打电话给我，说他回南安参加一个画展，让我到他下榻的酒店拿一幅画。我如约而至，老三舅把画递给我，说：“前两年，你和你爸爸到漳州看我，你当时找我要一幅画，现在我交差了。”我才想起，我还在学校时，有一次和父亲去漳州找老三舅，问老三舅要画，老三舅没给，说等以后画给我。当时，以为是推辞，也就没放在心上，没想到，老三舅记挂在心，并在两年后兑现诺言。

从老三舅下榻的酒店折回后，我赶紧打开画，一个着素衣红裙、头戴斗笠的苗条少女，用一根竹棍挑着一对桶（看起来像是，写意画的好处就在这里，可以想象），肩后的一只桶边系着一只壶，右手拿着一朵红花，左手转过头正专心地侍弄着一只乖萌的鹿，上题“平安长乐”。当时，只觉得俏皮，来得奇怪，没有意会到其他含义。心里其实还有点小小失落，老三舅没有画他最知名的鹰给我。但上面题有我的名字，无论如何是他特意画给我的，我还是小心地用报纸

卷存起来。

2006年10月，他给我寄了两本字帖和一本书。书是漳州记者丛书，书名曰《神灯和女神》。字帖是赵佶的“瘦金体”，说很少有人练这个体，让我试试练，或许较容易取得成绩。但彼时，一则不喜欢那种字体，二则难以静下心来练习，字帖自是束之高阁。后来，堂弟读书法专业所需拿去，那两本字帖也算有了真正的归处。

最近整理书房，翻出那幅《平安长乐》之画和那本《神灯和女神》的书。再次打开那幅画，画上的少女，不正是我名字的谐音吗？壶即福，鹿即禄。福禄双全、平安长乐，这大概是长辈给予小辈最美好的祝愿了吧！而那本书的封面有老三舅用硬笔提的几句诗：“心境平和，斗志高昂。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一时恍惚，15年的光阴，记忆之海中，竟遗漏了这几句意味深远的勉励！

也是机缘巧合，让我在整理书房重新翻出那幅画和那本书。老三舅真是用心良苦，赠画赠书，是对我的祝福，也是对我的勉励。细细想来，一路走来他一直都在关注我，勉励我。

上初中时候，老三舅曾给我寄过衣服。刚上师范那会，有一次来看望他的姐姐（我的奶奶），对我说要继续把英语学好，但师范是不再

上英语的，我在原来的基础上，自学了近一年，就放弃了。刚参加工作不久，和父亲去漳州找他的那次，嘱咐我要多习写作，还找了几本书送我。

因工作调动搬新家后，老三舅到溪美看望他的老朋友，特地到我家住了一晚，叙了些家常，给我们拍了全家福，但第二天没留下吃早饭就悄悄离开了。近几年，老人家每逢春节都主动打电话给我，一再邀请我带我母亲去厦门找他玩，说想念母亲对他姐姐的孝顺（奶奶去世的前几年都和母亲住在一起，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老三舅和父亲年岁相差不多，据奶奶说，父亲孩童时经常和他玩在一起（父亲也喜画画，大概有受他的影响）。或许是爱屋及乌吧，老三舅与父亲舅舅如兄弟的情感，又想念母亲的孝顺豁达，便一直对我偏爱有加。

老三舅离世已一周年，至此，在我步入不惑之年，才算大约读懂了他赠我的那幅画和书上的那几句话，读懂了他对我从小到大的关注与关爱。

当时只是寻常，读懂已是不惑年。年岁增长的最大好处大概就在于可以明白之前不明白的一些人情事故，让人更心怀感恩地生活吧。

## 开刀

荣兄

天庭派黄巢下凡，收回这些已经成人的屎虫精。

下凡之前，“九天玄女”给黄巢赠送了一把宝剑。剑柄上刻有十四个字：九天玄女赠宝剑，法海和尚先开刀。

这把宝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九天玄女”对黄巢说，你必须先杀了法海，刀刃才能开锋。

黄巢跟法海和尚素有交情，要对法海痛下杀手，于心不忍。私下找到法海和尚，把“九天玄女”赠宝剑之事，如实跟法海说了，并让他赶紧出去躲一躲。他说，今天我要开刀刃，你走得

越远越好，免得我误伤了你。

法海和尚离开黄巢后，一路前行，马不停蹄。走了一天，傍晚时，走到一个旷野里，发现有棵枯树，树里有个可以容身的洞。

法海心想，我已经走了这么远，黄巢不至于到这里来，先在树洞里休息一夜再说。

话说黄巢，也是一路走一路寻，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下刀，犹犹豫豫，不觉间，天已擦黑，一眼望见不远处，一棵枯树孤零零地立在旷野里。

黄巢心想，这棵树周围空荡荡的，

不可能有躲人的所在，就决定在这里开刀。黄巢手起刀落，一剑劈下去，枯树被拦腰斩断。

他定睛一看，宝剑上居然鲜血淋漓，这才发觉，法海和尚终究逃不过这一劫。白娘子与法海和尚的恩仇也就此了结。

后来，黄巢随身带着这把宝剑，征战数年，杀人无数。当人间的“屎虫精”被杀光以后，黄巢的宝剑顿失锋芒，最后连豆腐都切不进去。

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 墨香武紫



苏学瑜 南安康美人，现供职于康美中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泉州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南安市高端文化人才，作品入展中国第八届全国书法新人展、全国第二届临帖展等。

### 品评

## 学而成其德，君子良瑜

王志安 中书协会会员、南安书协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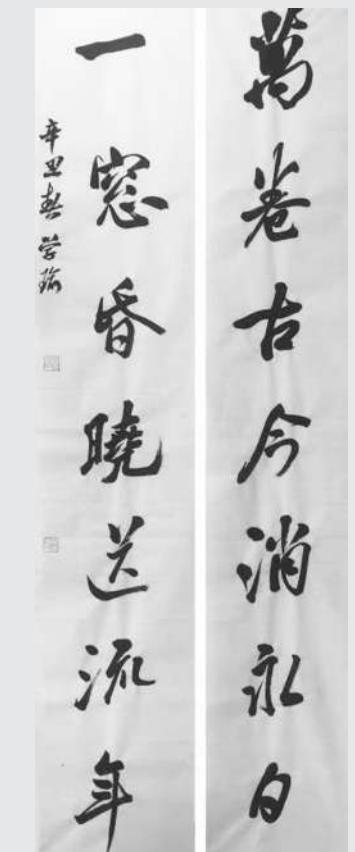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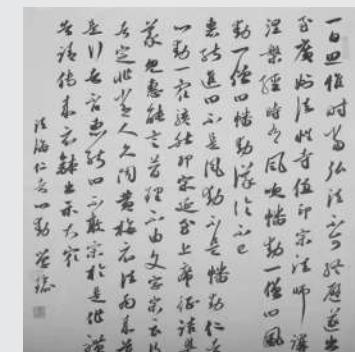
古龙笔下《陆小凤》中有个“老实和尚”，常自诩：“老实和尚若是不老实，怎能叫老实和尚？”其他人我不太清楚，但若世间真有老实人，学瑜兄应该算一个。

与学瑜兄初识，已是近20年前，其时他的书法已在南安小有名气。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忙碌而慵懒的老实人，忙碌源于他对事业的兢兢业业；慵懒出于他对某些事物的松散状态，但矛盾而又统一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这种忙碌而慵懒的状态下的学瑜兄并未松懈自身书艺的锤炼，近年在中国书协的展赛中崭露头角，成为南安为数不多的国字号书家。

作为艺术个体，其特有的生活经历、感情气质、艺术修养等主观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字如其人”是我们在谈论书法经常会说的一个词，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字的大小、轻重、粗细、长短、枯润等对立出现的元素在书者的精妙控制下趋于和谐统一，若能将内心所思所惑诸笔端并为观赏者的眼睛所感知，这样的作品也就有了灵魂。《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无一不是这样的作品。学瑜兄书法由米芾入手再到苏轼风貌呈现，是一个明智的抉择，米芾的癫狂、张扬个性与老实人是格格不入的，反而苏轼的随意、慵懒、宽博更能与心灵相接。

古人云：“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有进取之心、有散淡之意了，忙碌而慵懒的老实人若能再有点达人之趣，学瑜兄之书艺必百尺竿头也。

### 赏鉴



### 书法

读书觅佳句，间墨得风神。

苏学瑜